



《追光者：金国藩九十自述》

金国藩 口述

张力奋 著

新星出版社

【作者简介】

张力奋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英国莱斯特大学传播学博士。曾任 Financial Times 副主编、FT 中文网总编辑、FT 驻华记者、英国广播公司资深记者，并获亚洲新闻奖等国际奖项。著有《世纪末的流浪》（合著）、《黑白灰》、《历史的底稿》、《中国领导力》（合编）、《牛津笔记》等。

为金国藩先生写“自述”，断断续续，原计划两年完成，最后花了三年多时间。从他八十七岁，做到九十出头。让他等了。

金先生是知名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光学工程教授，是中国计算全息技术和二元光学的开拓者。而外界所知甚少的是他漫长的生命记忆、见证的时代。

“自述”的最后修改，是今年一、二月间，在美国休斯敦。不料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每天睁眼，手机微信里多是不好的消息，使人坐立不宁，唯叹地球之微，生命之脆弱。以举国之力，所幸中国疫情缓解。但又在欧亚数十国蔓延，死亡惨重，客居中的美国成为疫情震中。

我与金国藩先生相识，缘于友人、金先生次子金纪湘。作为 FT 记者常驻北京时，我多

次听闻他家三代人与清华的缘分，心生好奇。

1909 年，纪湘的祖父金涛先生，考取首届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同行者有梅贻琦、王士杰等。他在康奈尔读土木工程，同学中有读农学的胡适。因读得痛苦，胡适常打牌消磨时间。他在日记中记载，一中国学长劝自己少打牌，就是金涛，时任康奈尔中国同学会长。回国后，他长期任铁路工程师，后在北大、清华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父亲金国藩，清华大学光学工程教授，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姑姑金国芬，清华自动化系教授。纪湘是第三代，也毕业于清华，主修计算机。三代人中，有十多位清华人。

2016 年年初，我回母校上海复旦任教。我随口问纪湘，可否请父亲做个口述史。对此我并不抱期望。过去多年，我至少动员过十多位老人，鼓动他们写自传或口述，但都碰了壁。其中就有我的导师和前辈。他们带着独有的记忆离世。每走一位，历史的网就多一个窟窿。没多久，纪湘转告，老爸听了我的想法，愿意试试。这让我意外惊喜。第一次见面，是 2016 年 3 月 15 日，我去北京蓝旗营小区金先生家拜访。最后一次访谈，是 2019 年 12 月 27 日，还是在他家。

据我记录，面对面访谈共十五次，平均每次三小时，总长超过四十五小时。若加上电话、微信或电邮沟通，访谈超过五十小时。访谈多半在他北京家中。我也借去北京开会、出差之便，挤时间谈一次。怕金先生着急，也专程飞过北京。金先生好客，好几回访谈从家里聊到外边的餐馆。为不让我京沪两地奔波，他两次到上海女儿家小住，以方便我采访。我通常下午两点半到，不影响他午睡。

正式采访前，我就金先生的履历做了些功课，对重要的时间节点，列了一百多个记忆块，像一棵记忆树，挂满了待采摘的果实。比如，他少年时代在北平的日常起居，就有近十个记忆块。每次访谈前，金先生会先做些功课。

口述历史的传主，多半年迈。记忆已遥远，细节茫然。金先生很耐心，对我各种角度的盘问，从没表露出不耐烦。他的合作和放松，给了我更多信心与勇气。作为科学家，他的答问多半简约，有时短短几字，不及冰山一角。我不得不查阅更多资料，助他挖掘更深的记忆和细节。他不热衷政治，骨子里有逍遥之气。

我与金先生事先约定，这份自述可能公开出版。他同意。我很怕“出版”两字会影响访谈的开放与坦诚。如果不时闪出读者的窥视，采

重构个人记忆

张力奋

访很容易无意识间背上一个牢笼。作为访谈者，我只希望在背景里。这是金先生的人生。

每次访谈都会整理成文字实录。从实录看，三个小时的访谈，长达一万多字，时常涵盖近百个问题。访谈的另一个陷阱是，混乱的时空勾连。历史从不是线性的，逻辑也从不干净。金先生常常不经意话题一转，轻松跳越二十年，比如从解放初一跃进入“文革”。我会聆听，而后把他悄悄拉回到约定的计划。有时金先生跟我搞拉锯战，多个回合我才成功。拉他回来，是因为他还没交那堂课的作业。

身为首届中国工程院院士、前国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金先生在中国科学界，特别是光学界，为同行熟知。专业领域外，公众对他陌生，媒体报道也有限。遗憾的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对科学家的关注度越来越弱，媒体对科学报道无太强兴趣，科学传播与启蒙更是滞后。1915 年，赵元任、杨铨等中国学人创办民间团体“中国科学社”，“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长达近半世纪，对启迪民智、启蒙科学、普及科学知识、培育科学素养影响极大。金涛先生当年也是学社一员。

需说明的是，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口述史，我并没将主脉放在金先生的专业研究，更着重他个体的经历与见证。科技研究，只是他生命体验的一部分。进入二十一世纪，金先生每天记录“流水账”。他夫人段老师告诉我，老金日记是纯粹流水账，只记事，无任何情绪、好恶的流露。我建议金先生自选若干，作为“自述”的补白，对中国光学研究也有史料价值。另一个发现，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给次子纪湘的数十封家信。二十岁出头的年轻读者，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微信一族，很少见识过书信或手稿，或从家书中感受“古老”的书写传统与温情。还有辗转觅得的老相片。

我涉足口述历史尚早。1985 年，毕业留校，曾与低我一届的复旦中文系同学高晓岩搭档，做过中国大学生百人自述。晓岩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我们京沪为界，完成近四十个访谈。部分作品发表在《报告文学》、《中国文学》（日文版）、《开拓》等杂志，后结集《世纪末的流浪》，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事过三十多年，萌生一念，很想找回当年的他们，如牟森、叶铮、傅亮等同辈人，再做一轮，将两个时代合为一集，应是一个有意义的社会学文本。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BBC 制作《百年沧桑话中国》广播纪录片，我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特别是民国人物

自述录音，包括李宗仁、胡适、陈立夫等人。这是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功德。德刚先生做东，请我在唐人街上海餐厅进餐。他告诉我，所幸留下了这些口述，可惜太少。

那次还采访了曾与宋庆龄共事的鲁潼平（民国政要鲁涤平之弟）、张学良秘书和东北大学前校长宁恩承。另有一位年近九十的旅美侨领，可惜名字已忘，四个月后，他儿子写信，告知他父亲已去世。他说，我的访谈是他父亲生前的最后口述，想要一段录音放在追思会上。

十多年前，我父亲去伦敦小住，我提出做他的口述史。他很犹豫，觉得自己太普通，无记录价值，不想做。我说，每个普通人的历史都有价值，记录了，他就存在。他不想让我扫兴，同意了。晚餐散步后，我们约定聊一个小时，从幼年一直聊到晚年，有录音记录，持续了一个月。可惜几次搬家，磁带已不知藏身何处。老爸已八十八，趁他记忆、体力还好，想尽快补做，留作家史。

三年下来，与金先生缘分，都在这本薄薄自述里。我问他，这个自述读起来，像不像你。他说像的。这让我快慰。口述史访谈，有其残酷的一面。访者不得不撬开传主不愿回望的痛苦记忆。很多时间，我们都在追踪一些看似平常的细节和琐事。金先生可能问，穷追不舍的那些真的有价值？历史恰恰由细节编织而成。

自述原计划在金先生九十寿辰时出版。去年秋，他陪我在清华园散步。路过二校门，我要他带我去看看照澜院一号故居。站在残破的门外，金先生很平静。这栋院落，有他父亲和钱伟长先生为邻时留下的故事。

初稿的十五六万字文字实录，渐渐浓缩成了六万多字。一些重要事件与细节，访谈中前后重复闪现。金先生的记忆，虽属简约，却诚实、牢靠。重要的事实，始终只有一个版本。作为采访者，我习惯与被访者保持适当的距离。自述出版之际，我想表达对金先生的敬意与景仰。他是最好的中国知识分子，忍耐、包容、人格独立，一生为国。谢谢金先生的信任，允我搅动他的记忆，特别是痛苦的岁月。

近年中国出了许多好书，但都缺索引。很多译著，也丢了原著索引，给阅读和研究带来诸多不便。本书特地编制了人名索引，备查。杨迪同学重新校订了人名索引，特表谢意。

2020 年 1 月 7 日，上海赴旧金山航班上。4 月改定于休斯敦。2021 年 10 月改定于上海。（本书序，有删节）

聆听，博尔赫斯的诗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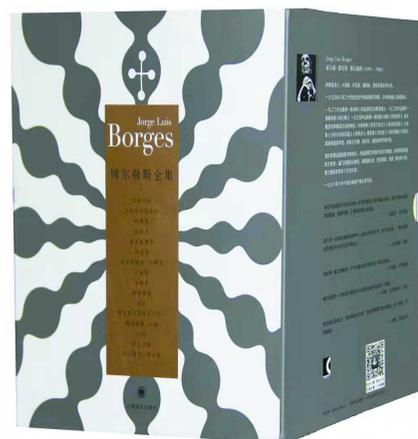
“如果世界上有天堂，那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这句话出自阿根廷诗人、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引领了二十世纪拉丁美洲文学潮，也是二十世纪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大师，他迷幻般的叙述手法对中国先锋写作有直接影响。无论在文学写作者、欣赏者中还是在更广泛的艺术界，博尔赫斯的作品都拥有长久的口碑力量，可作为经典收藏和艺术借鉴。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博尔赫斯所有作品版权，对其作品进行了纸质书、电子书及有声书不同形式的出版。目前已分三辑推出的作品中包含《小径分岔的花园》《沙之书》《恶棍列传》等著名作品。其中，电子书与纸质书出版进度同步，目前已出版共 37 种。近日，随着博尔赫斯有声诗集的上线，译文社将持续推出博尔赫斯作品的有声版本，将其作品做全版权的深度运营。

近日，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葛屋书店（上生新所店）举办了“唤醒内心沉睡的玫瑰与老虎——博尔赫斯有声诗集发布暨诵读分享会”。来自沪上侧耳团队的主播印海蓉、王幸、邢航、李茜、徐佳杰作为博尔赫斯有声诗集推广主创出席了本次活动，分享了他们眼中的博尔赫斯，并现场朗诵了这位诗人的代表作。侧耳团队是由上海 30 多位知名主播创立的融媒体公共文化品牌，他们通过朗读经典读物、参与读书分享等线上线下活动持续推广阅读这种优质生活方式。译文社与侧耳团队的本次合作，是将侧耳团队在诗歌演绎的专业性与博尔赫斯内容的高品质相结合，让声音与文学碰撞出新的色彩。该活动还邀请嘉宾与博尔赫斯责编周冉、缪伶超共同回顾了博尔赫斯在中国的出版故事以及他在诗歌创作上的独特性，带领现场读者深入走进博尔赫斯的文学世界。在活动前期，译文社曾组织

了一次博尔赫斯诗歌全民朗读的活动，短短 5 天就有近 150 名读者发来参选作品。

博尔赫斯有声诗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部研发推出，数字部基于读者阅读需求，全方位、多层次地推出众多有声产品，并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在内容上，优先选择一线版权的内容进行开发，石黑一雄、村上春树、博尔赫斯等名家名作目前均已拥有有声书版本。截至今年 10 月，“译文有声”已推出了三百多种有声书，与喜马拉雅、懒人畅听、微信读书等 10 多家平台进行合作，全网收听量超过 5000 万。在音频制作方面，译文社也邀请到国内著名的一线资深演播人员，如艾宝良、张震、吴磊等。除全本有声书外，译文社还成立了讲书工作室，在“全版权、多形态”的出版战略布局的基础上，完全自主研发解读产品，打造“知识付费”服务模式的产品线。

(黎闻)

《博尔赫斯全集》
上海译文出版社